



戒指

蓉蓉是從北方小城來上海打工的漂亮姑娘，現在浦東一家酒店當前臺服務員。她每月拿著四千塊的工資，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。

休息的時候，她就和男朋友阿超一起出去。因為口袋沒錢的時候居多，所以兩人大部分時間都是手挽手地在街上亂逛，日子過得倒也簡單舒服。

可是趙力的出現就好比在平靜的湖水中扔下了一顆大石子，蓉蓉二十歲的心湖蕩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。

這個趙力是今天來酒店消費的客人，他在前臺簽單的時候對蓉蓉大見鍾情，竭力邀請她晚上一起共進晚餐。

蓉蓉斜靠坐在員工宿舍的木床上很猶豫，到底要不要答應趙力齊的約會呢？趙力走的時候說要是她不來，他就一直等下去。

“我打聽過了，趙力是酒店的高級會員，絕對的鑽石王老五。你還猶豫個什麼勁兒，我要是你呀肯定……”對床的阿文羨慕地看著蓉蓉說個不停。

蓉蓉想著在首飾店打工的男友阿超，然後強迫自己閉上眼睛忘掉趙力的瀟灑模樣。可越是這樣，趙力的影子就越清晰。

九點的時候，蓉蓉忍不住穿好衣服來到了酒店的餐廳，沒想到趙力還真說

話算話地等在那裡。

“趙先生，你還沒走啊？”蓉蓉又驚又喜。

“沒等到想等的人自然不能走。”趙力紳士地為蓉蓉拉開了椅子。

接下來的晚餐豐盛得讓蓉蓉眼花繚亂，她雖然在這裡幹了一年多，可是從來沒有能在餐廳吃過一頓飯。

嚼著鮮美的澳洲龍蝦，看著上海的夜景，蓉蓉心裡給趙力加了不少分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趙力的邀請愈加頻繁，“攻勢”更加猛烈。在玫瑰和巧克力的“夾攻”下，蓉蓉這個小城姑娘的芳心徹底被趙力俘獲了。

蓉蓉不是一個腳踏兩條船的人，她決定和阿超分手。

晚上，蓉蓉來到了阿超工作的首飾店。阿超看到蓉蓉來很高興，又是倒水又是拿零食，他興奮地對蓉蓉說：“我今天是雙喜臨門，一是順利通過成人高考兩門必修課，二是終於攢夠了八千塊給你買上次看中的那套婚紗……”

可是他話還沒說完就被蓉蓉打斷了。

“我們分手吧。”蓉蓉鼓起勇氣說。

“別鬧了，我又是哪兒惹你不高興了？”阿超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。

“我另外有喜歡的人了，對不起。”蓉蓉說得很艱難。

“我不會放棄的。”阿超悶悶地回了一聲。

蓉蓉的生日到了，那天姐妹們給她在宿舍裡辦了一個生日聚會。蓉蓉分蛋糕的時候，大家紛紛把禮物掏出來。

就在這個時刻，阿超出人意料地來了。阿超把手心裡的一個小盒子遞給蓉蓉說：“每年都忘了給你買生日禮物，今年我可沒敢忘。”說著，毫不示弱地看了一旁的趙力一眼。蓉蓉打開盒子，裡面是一枚細細的戒指。

蓉蓉記得第一次在阿超的首飾店裡看見這枚戒指的時候她嚷著要，可當時的阿超搖頭說太貴了。

還沒等蓉蓉回過神來，趙力也遞給她一隻盒子，打開一看，裡面竟然是一枚藍寶石戒指。

趙力替蓉蓉戴在了手上，藍藍的寶石襯得蓉蓉的手白暫粉嫩，更加好看。

“我的天啊，太美了。”阿文尖叫著。阿超穿好外套，在趙力鄙視的目光裡推開門走了出去。

可是沒多久，蓉蓉發現趙力對自己不如剛開始那麼好了，甚至有意無意地躲著自己。她打趙力的手機總是關機，打公司電話，秘書每次都說他在開會。

蓉蓉把自己的煩惱和阿文說了，阿文給她出了個主意：“你就搞個突然襲擊，去看看他到底在忙什麼東西。”

蓉蓉第一次在沒有給趙力打電話的情況下就到了他的公司，下班的時候，她看見趙力挽著一個漂亮的女同事一起上了他那輛白色的小轎車。

蓉蓉試著給他撥了一個電話，那頭的趙力說：“蓉蓉啊，我要加班，正開著會呢，晚飯你自己吃吧。”

掛了電話，蓉蓉的眼淚就下來了。

剛回到宿舍，蓉蓉的眼淚還沒幹，老家的電話來了。原來是她爸爸的腎結石需要開刀，家裡一時湊不出這麼多錢，家裡讓蓉蓉想想辦法。蓉蓉平時沒有存錢的習慣，姐妹們的積蓄又都有自己的用場，她實在是找不到人借。想來想去，她決定把手上的藍寶石戒指給賣掉。一來她對趙力已經徹底失望了，二來也可以救了家裡的急。可是怎麼個賣法呢？蓉蓉覺得自己對首飾完全是一竅不通，被人坑了也不知道。

想了半天，最後還是去找了阿超，畢竟阿超不會對她耍心眼。

阿超聽完蓉蓉的話，握緊拳頭罵了一句：“王八蛋，太欺負人了。”

蓉蓉搖搖頭說：“算了，我現在也顧不了別的，就想快點把戒指賣了好給爸爸治病。你懂首飾，替我估個價吧。”

阿超從抽屜裡拿出了專用的鑷子和眼鏡，調好了光線後開始驗看。

突然，阿超手上的鑷子打了個滑，戒指掉在了櫃檯上。

“怎麼了？是不是有什麼問題？”蓉蓉問。

“沒有，手出汗了。”阿超把工具收起來。

“你覺得能賣什麼價錢？一萬塊錢應該不成問題吧。”蓉蓉急切地想知道。

“這……不好說，要按照市價。”阿超回答道。

“那你倒是說個價呀。”

“現在寶石賣不出什麼好價錢，我讓老闆給個優惠價，不過我看最多也就八千。”阿超用行家的口吻說道。

“行，那你就看著辦吧。儘快讓你老闆把錢給我吧，我趕著回家看爸爸。”蓉蓉囑咐道。

晚上蓉蓉正收拾行李的時候，阿超就帶著錢來了。

蓉蓉打開包數了數，整整八千，分毫不差。蓉蓉驚訝地說：“怎麼這麼快？”

阿超笑著說：“老闆聽說你有急用就把店裡的現金湊了給你。”

送蓉蓉上火車的時候，阿超千叮萬囑，蓉蓉笑他好像要把一輩子的話都說完似的。

火車開動的時候，阿超追著火車跑了好長一段路。蓉蓉心想這次回來一定要好好謝謝他。

蓉蓉從老家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半個月後了，她到首飾店找阿超，可是阿超不在。

正在蓉蓉奇怪的當口，老闆走了進來。“上次戒指的事真是謝謝你了。”蓉蓉向老闆道謝。

“什麼戒指？”老闆一頭霧水。

“就是你花八千塊收下的那枚戒指呀。”蓉蓉提醒他。

“哦，你是說那個藍寶石的？”老闆皺了皺眉頭。

“是啊，就是那個。”蓉蓉說。

“那個是假的，雖然仿得很好，一眼看不出來是假的，但經過專業檢驗還是能看出來。根本不值錢。”老闆解釋道。

“那你給我的八千塊錢是怎麼回事？”蓉蓉傻了。

“我沒有給過你錢。阿超從來沒有和我提過收購戒指的事情。我看他一直在琢磨一個藍寶石戒指就拿來看。他說買一個假的回家給妹妹玩的。”老闆回憶著說。

原來阿超知道要是把實情告訴蓉蓉，那一定會傷了她的自尊心，好強的蓉蓉也一定不會接受他的錢。

蓉蓉忽然想起了她去找阿超的那一晚，那時阿超興奮地告訴她自己有了八千元的積蓄給她買婚紗。

“阿超去哪裡了？”蓉蓉拉著老闆問。

“他走了。”老闆說，“他走的時候說如果你來找他就把這封信給你。”

蓉蓉打開信，信上是阿超雋永的字體：

小蓉，請原諒我的不告而別。剛開始我確實恨過你，不過後來我想通了，這一年來變的不只是你，還有我。在這個國際大都市里，我們開始追求和以前不一樣的東西，那就是都市生活，但這並不是錯。我走了，並不是離開這個城市，而是去努力實現人生的目標。也許我再回來的那一刻就有足夠的能力呵護你了。保重。

信裡還夾著那枚蓉蓉曾經那麼喜歡的藍寶石戒指，蓉蓉拿起戒指扔在了垃圾桶裡。她戴上了那枚細細的銀戒指，等著阿超回來。

說瞎話

關上有個說書的楊瞎子，在春和茶樓說瞎話，遠近聞名。嘛瞎話啊？就是這種發生的新鮮事兒，說得有鼻子有眼兒。常有報館的記者來聽，然後當新聞登在報紙上。

這天早上，春和茶樓開門不久，楊瞎子著長衫，戴墨鏡，拿摺扇，往書桌旁一坐，醒木“啪”地一拍，鬧哄哄的茶樓立馬就靜了下來。

“各位老少爺們，你們知道嗎，昨兒，稽查署的孫稽查出大婊子啦！”

茶客們一聽，緊盯著楊瞎子：“出嘛婊子啊？”

“前天夜裡，有個小偷摸進了孫稽查家。你們猜怎麼著，居然找到了二十張五百額的關金和一萬法幣，一關金換二十法幣，這得是多少钱呀？就這還不算，他還翻騰出了兩根金條！”

有個眼生的年輕茶客問：“真的假的啊？”

楊瞎子嘿嘿一樂：“真作假來假亦真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您自個兒慢慢琢磨。按說，這小偷得手後就該溜之大吉。誰知，他在櫃子裡發現了一瓶洋酒，一嘗味道不賴，就咕嘟咕嘟喝了半瓶，又翻騰了一陣，再沒找到值錢東西，這才抬腳走人。誰料，洋酒的後勁兒大，等小偷出了門，腳底下就絆起了蒜，上頭了。”

“也該這小偷倒黴，被孫稽查的街坊發現了，立馬叫來了巡警，把他抓進了偵緝隊。小偷挨了穿虎皮的頓頓狠揍後，一五一十交代了偷盜的經過。”

聽到這裡，年輕茶客明白了：“這事兒你是不是從偵緝隊打聽來的？”

楊瞎子卻嘿嘿一樂，對著小茶壺嘍了口茶：“這種事嚇得了別人，卻嚇不住我。閒話休提，咱言歸正傳。穿虎皮的來核實，誰知孫稽查卻不認：我就一小小的稽查，哪來這麼多的錢財啊？你們搞錯了吧！穿虎皮的只好把這事通報給了稽查署。署長勃然大怒，立馬停了孫稽查的職，等候處理。”

“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孫稽查的管片兒是估衣街。這天上半響兒，他家被盜的事就傳遍了整個街面。有人罵活該，有人卻發起了愁，誰啊？瑞蚨祥的李掌櫃。”

年輕茶客納起了悶兒：“他發哪愁啊？”

楊瞎子嘿嘿一樂：“甯著急，聽我慢慢道來。李掌櫃是估衣街商會會長，他請來了十幾個有頭有臉的掌櫃，講了這件事，問大夥兒有嘛想法。有人說姓孫的該著被偷，也有人說，稽查署一準會派新稽查來。李掌櫃點了點頭說：這也是我請大夥兒來的原因，咱們得趕緊想轍，把孫稽查給保出來啊！”



“大夥兒一聽，全愣了：保他幹嗎啊？李掌櫃回答說：孫稽查管估衣街有七八個年頭了，這些年來，大夥兒已經把他喂得差不多了，他這一出事，要再新來個稽查，不又得從頭喂嗎？”

聽到這裡，年輕茶客不由得點了點頭。

楊瞎子接著講：“大夥兒聽後，都著了急，怎麼保啊？你一言我一語，想轍出點子，可議來議去，都覺得不妥帖。有人著急了：李掌櫃，您有嘛辦法啊？說出來聽聽！”

“李掌櫃雙手一拱，說了個辦法。大夥兒一聽，紛紛表示同意，立馬推選了幾位掌櫃，陪著他一同去稽查署。”

年輕茶客倍兒好奇：“李掌櫃說的是嘛辦法啊？”

楊瞎子卻忽然一拍醒木：“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！各位，明兒見！”說完，一手拿摺扇，一手端茶壺，抬屁股走人了。

年輕茶客離開春和茶樓後，來到了估衣街，一打聽，嘿，除了人名對不上號，其他的全是真事兒。他仔細一琢磨，這事兒不像是從偵緝隊傳出來的，那這楊瞎子是什麼知道的呢？

轉天一大早，等楊瞎子上了茶樓，裡面的茶客，包括那位年輕茶客，早就在桌邊候著了。

楊瞎子拿起醒木，“啪”地一拍：“書接上回。話說李掌櫃幾個來到了稽查署，見到了署長。李掌櫃雙手抱拳：署長，我們是估衣街商會的，有要事跟您彙報。署長問：嘛要事啊？”

“李掌櫃清了清嗓子：署長，我們聽說孫稽查家被盜的事了，偵緝隊可冤枉他了！署長愣住了：這話怎麼說？李掌櫃回答說：您有所不知。昨夜，估衣街好幾家商舖都被盜啦，一準是去孫稽查家的那小偷幹的！署長沒聽明白：你這是嘛意思啊？”

聽到這裡，年輕茶客也有些糊塗了：“李掌櫃為嘛要這麼說啊？”

“李掌櫃連忙回答：是這麼回事兒。這個小偷先摸進西來順，偷了兩根大金條，從房頂溜進了瑞蚨祥，找到了二十張關金，接著他轉身又竄進了八方達，順了一萬法幣。八方達的掌櫃存了一瓶洋酒，被小偷發現後，想嘗個鮮，半瓶下了肚，結果卻喝高了，暈暈乎乎走錯了門，把孫稽查家當成自個的家了……我們查清後，麻利兒來向您彙報。孫稽查可是咱估衣街廉潔奉公的楷模啊！”

“署長聽明白了：合著你們的意思是，那賊物不是孫稽查的啊？幾個掌櫃紛紛回答說是。他琢磨了一下：要這樣吧，你們先給偵緝隊寫份擔保函，回頭我跟他隊長再碰個頭，怎麼樣啊？大夥兒忙點頭說是，又去往偵緝隊……”

“轉天後半晌兒，兩個穿虎皮的來到了瑞蚨祥，問李掌櫃為嘛不報案啊？他賠著笑說：聽說小偷被您幾位逮住後，才發現他連續偷了我們好幾家商號，這才麻利兒去了偵緝隊……說完，給他們各塞了個紅包。兩人心照不宣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”

年輕茶客追問：“這麼說，偵緝隊的人還真信李掌櫃的話了啊？”

楊瞎子卻沒搭理他：“第二天，孫稽查就神氣活現地出現在了估衣街，見著李掌櫃後一拱手，倍兒客氣：李掌櫃，大恩不言謝。今後有嘛事，只管開口，包在我身上！大夥兒都佩服李掌櫃，要不然，稽查署再派來個餓死鬼，估衣街的商號就又要倒大黴了。”

“等幾個掌櫃的從偵緝隊領回被盜的錢財後，全送到了瑞蚨祥。當晚，李掌櫃原封不動，悄悄兒還給了孫稽查。

“半月後的一天，八方達的掌櫃急匆匆奔進瑞蚨祥：李掌櫃，今兒剛開門，孫稽查進門就指著一件狐皮大氅，說是賊物要充公，還要罰一千塊錢！您說，這叫嘛事兒啊！李掌櫃也覺得不對勁兒，來到了八方達，照面兒就問孫稽查：您這是幹嘛啊？他諷笑了一下：辦公差啊。說完，翹起了二郎腿，不言聲了。李掌櫃討了個沒趣兒，只好轉身出來了。”

年輕茶客禁不住問：“姓孫的怎麼又開始詭人了呢？”

楊瞎子微微一笑，接著講：“李掌櫃百思不得其解，孫稽查為嘛突然變臉了？晚上，他把這事講給老婆聽。老婆揶揄說：孫稽查被放出來後，他他不去感謝署長嗎？李掌櫃恍然大悟，難怪孫稽查又變成了條餓狗，接下來該怎麼對付啊？琢磨了半天，李掌櫃忽然想到了一個老主顧，只有他有招對付孫稽查了。

“在這裡，我賣個關子，大夥兒猜猜，這個老主顧是誰，他有嘛高招對付孫稽查啊？明兒，我去鄉下辦點事，回來再告訴你們。”

年輕茶客再次來到估衣街，很快就從八方達掌櫃的嘴裡套到了實話，他心裡立馬全明白了。

轉天，《大公報》竟然把楊瞎子說的瞎話當新聞給登在了報上，標題是：笨小偷偷盜露餡兒，某稽查脫身變臉兒。大夥兒看後，議論紛紛。

緊接著，意想不到的，孫稽查忽然被稽查署給開了。孫稽查氣不忿，找到寫新聞的記者，把稽查署長和偵緝隊長黑他金條和關金的事全抖了出來。這記者正是那個年輕茶客，他立即寫了一篇追蹤報道，登在了第二天的報上。

這下可捅破了大天，驚動了天津市長。市長一個電話，就撤了稽查署長和偵緝隊長的官帽，把他倆關進了大牢。

轉天，楊瞎子回到了春和茶樓。他往書桌旁一坐，雙手一拱：“各位，多日不見，今兒我給大夥兒來一段最新的津門奇聞……”

有茶客不答應了：“楊瞎子，上次孫稽查的事你還沒講完呢。”

不料，楊瞎子哈哈一笑，拿起一張報紙：“這上面都登了，還用得著我再講嗎？”